





後漢書卷九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擘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是以聖人導人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

二



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埴治之於叔末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

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褫猶奪也音直紙反

廝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強梁褫氣也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廝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

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七余反廣雅曰狙獼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烏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士之飾巧

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辨詐謀以釣利

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贏糧而景從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教興憲令寬賒文禮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土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輕死重氣怨惠必讐

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乾隆四年校刊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

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

同門妒道真

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紉遂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

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

矣婢狠也音刑鼎反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思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璿亦委功曹岑暄

音質

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

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庇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

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

之名聞於海內也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申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

韓無忌號公族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言

穆子見左氏傳

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

乾隆四年校刊



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望也

相稱揚也榜與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暄劉表陳翔

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導引也宗謂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

所宗仰也

王章為八廚蕃姓也音皮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

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立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墀除地於中為壇墀音禪魁大帥也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

不欲宣露並名故削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七

五



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  
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

記曰睚眦之隙必報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

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 大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暉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

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

失災異之占

○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

事皆效驗再遷

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漢

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



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

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轉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

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

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

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

以歸溷軒廁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輪作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輪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

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

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  
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  
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悃之難交兩國之  
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疆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  
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風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  
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  
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  
答以四臣  
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  
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  
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魏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  
王慙不憚而去

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

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

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  
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  
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  
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今膺等投身疆禦

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

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宣帝徵張敞於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亡命

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為冀州刺史

緄前討蠻荆均吉

甫之功

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征伐蠻荆

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

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

謂祐奏梁冀弟旻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

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易解卦象辭也卦坎下震

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

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

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

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

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

公羊傳曰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禮云

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

禮云

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

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

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阨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

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

之屬莫能上上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

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弇傳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汙穢

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

咭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

陟彼咭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

疾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

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三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以膺

黜故喻之也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弃和謂弃君子同小人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

謂休廢而否塞智者見險投以遠害

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

可榮雖置人望內合私願

也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

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

任其飛沈與時抑

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

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

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

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曰晉侯之

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吾年已六十死生有

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

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

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

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

○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

通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

謝承書瓚作珪

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

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

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  
 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  
 仁近乎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  
 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  
 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後  
 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

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  
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  
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  
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



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

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

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夫論

語孔子曰君子哉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

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蔑三光

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

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

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邵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

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

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

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比門猶並門也

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

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  
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  
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  
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  
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  
未解而卒

###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舉  
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  
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  
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  
廉歷慎令貝丘長慎縣屬汝南郡貝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  
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



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

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

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

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

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滂奏

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



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其朝顯薦異節抽  
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  
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  
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喻去疾也

見論語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

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

見則排斥其意如何劉放曰見則滂乃慷慨仰天曰

案文當作則見



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劉放曰案文循皆當作

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

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同戎車三百兩

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

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

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

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

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

向之弟羊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

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

書曰自功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

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曰母曰

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

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

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



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

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

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之文

### 尹勳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

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

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



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

家世衣冠

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

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顛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

立爲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

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

入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遺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季乃出迎齊聞信陵初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



布逃亡朱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

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

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

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

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力

父豫為南郡太守以

貪叨誅死

方言曰叨殘也

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

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

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

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爾雅

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為

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

○劉放曰案文多一瑨委中字吏又當作史

瑨委

心暉收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

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

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

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



而遇赦晬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  
徵璿下獄死晬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  
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  
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  
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  
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  
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

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  
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  
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  
原卒于家

###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

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  
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

元帝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諡曰烈君  
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

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 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

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



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十三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

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旣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爲訟

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兗州縣

少爲諸生家貧而

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

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

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

蒙縣

屬梁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

年八十卒于家

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傳

東漢平人

平人

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

郭林宗常謂

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

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

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

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

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就發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

引南

劉敞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

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

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

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

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怨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

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

氏三虎偉節最怒

### 何顒傳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

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

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

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讐以頭醃其墓醃祭酢也音竹歲反及

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

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劉放曰

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袁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論德宣譽曰奔走也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

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為求援救以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

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宅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頰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顛屍而葬之爽之家傍劉

放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顛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音歷說文曰

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諭彼李膺等

與宦豎不同

蘭蕕無並消長相傾

蕕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徒恨芳膏煎

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 後漢書卷九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注正枉必過其直見

孟子○今孟子無此文

南陽宗資主畫諾○

臣世駿

按讀者多以唯諾之辭非

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啟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

杜密傳劉季陵清高士○陵本或作林

魏朗傳中官子弟為相國○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范滂傳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臣會汾按江寧顧氏本

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臣會汾



以鼓動流俗注周易曰鼓以動之。○諸本同臣會汾按

易無此文字義是空且對曰嬰兒不識忠然否味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

駿宋本中官于榮為林園○前本河

岑暉傳父豫為南郡太守○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少北王公安林谷姜淑許報云文取入主之歸

南朝宗資主書

孟子○今

黨融書獄○

後漢書卷九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八

中其宋章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也界

今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

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八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褻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字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帽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為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

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諸侯林宗

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

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

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詩小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



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  
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清濁不可量  
 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  
 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呂氏春秋曰顏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

顏庾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庾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

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

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

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

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  
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  
 過况其餘乎論語曰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



顏回好學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

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

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使為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

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

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容獨危坐愈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草麓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客居太

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

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士即門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遂為諸生傭後

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

學中以下坐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扶風人也性輕悍熹與人報讎為

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

乾隆四年校刊



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  
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

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合應操陳其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

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互鄉鄉名互鄉難與

子曰人潔己以進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

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

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

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

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

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

去允以此廢於世並不入黃許平禮對不能除許爲却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



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  
 三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  
 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蘇惡十正事言畢登車而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  
 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  
 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  
 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  
 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  
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  
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

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

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

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徵明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

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

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觀風符融傳其良婦神餘守實容離其育備蠲謝中奮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



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  
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

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

衷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衷古膺每捧手歎

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

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也言因此人

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

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

致也融之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

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

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三公所辟召者

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

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

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

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袁山松

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



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

唯妻子可以

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

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

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

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預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

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中聞子將

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

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劉放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曹操微時

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

命品藻為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

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



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

隙又與從兄靖不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

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

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

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

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

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

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

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

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

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

耻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終不候之助

隙又與從兒

有為名好其

邛並亦發

不計也

發

春秋曰正千國

不替編鑿真千洪八命

贊曰林宗對寶

明發風流永言

自之請

平與對

後漢書卷九十八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郭太傳美音制○音監本訛言今改正

譬之泛濫○何焯曰泛當改汎俗本誤汎為汎因轉誤為泛耳

汪汪若干頃之陂○陂監本作波依宋本改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明性本或作名姓誤

符融傳梁國黃子艾○黃本或作王誤何焯曰濟陰郡

故梁國即黃允也

侯五千戶明年



姑梁園唱黃文出

蘇軾詩集卷之五○黃本在許王賜詩曰蘇軾詩  
蘇其用卦卦官主平○用卦本在許王賜詩  
五五若千頁之類○刻本本在許王賜詩

蘇文在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得大書音補○音補○音補○音補○音補  
後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

宋宣  
宣  
城  
太  
文  
守  
范  
豈  
曄  
撰  
蘇  
文

唐  
章  
懷  
太  
景  
子  
賢  
注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

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

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

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  
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  
路勾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  
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  
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  
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  
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  
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  
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

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梁冀孫壽

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

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  
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  
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

二世卽胡亥

趙高之變

不朝則夕

趙高使女婿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  
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



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即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

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

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

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

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

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

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

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

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

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

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

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

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

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



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匆匆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實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

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

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

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且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

即趙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

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

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匆匆正以此

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

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

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

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



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  
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  
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  
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司隸校尉  
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  
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  
樂尙書鄭颺颺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  
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水與尹勲侍御史祝璿雜考颺  
辭連及曹節王甫勲水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  
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

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  
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  
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  
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

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

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

封棨傳審印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

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水冰疑不受詔甫

格殺之遂害勲出鄭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敞曰案太后所

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

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



復道複音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

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

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

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

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

騶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

且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

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

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

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一井四方

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嚼案易曰拔茅連

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

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

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言姦隱不可理也嚼飲

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

言但禁錮也後年嚼者陳蕃竇武等誅

天下大壞也磽音苦教反磽猶惡也收捕宗親賓客

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

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

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殞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

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

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己子而

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

乾隆四年校刊

六



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

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

中死飛矢日流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

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徑至喪

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丘若哀泣之容

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騰字

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

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

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

刺史比漢官儀曰都官從事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

三府掾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

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

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以厭之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

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

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

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

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

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四



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  
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  
於成臯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  
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  
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篇第一  
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  
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  
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可以威厭四方進以  
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  
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  
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  
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

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

畢帝躬擐甲介馬

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

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

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

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

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宜作

校也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

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

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

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

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



後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

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  
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  
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佻輕也  
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  
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  
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  
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  
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代鑿反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  
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  
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

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

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靈帝母董太將軍宜更清選

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

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司徒司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世寵

也貴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

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顓

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

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

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



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

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

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將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宜受詔領禁兵

○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

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

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



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

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

卽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

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

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

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

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以柄

功

必不成祗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

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强弩并召東郡

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

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

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

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

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

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

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

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

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

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

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



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  
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  
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  
歸私門唯受恩累世唯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  
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  
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  
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  
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  
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許物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  
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

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

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

罪也

說文曰憤憤亂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陳留王協母王

美人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

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

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

是尙方監渠穆拔劔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

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

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

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



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  
 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  
 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  
 燒宮攻尚書闔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復道走北宮復音福尚書盧植執戈於閤道窗下仰  
 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得免袁紹與叔  
 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  
 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  
 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日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  
 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

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  
 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敞曰  
死者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  
 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  
 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卿  
 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劔斬數人餘皆投河  
 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  
 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



而漢室亦自此敗亂又或疑太公孫謀賊國昏問及後立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

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頽

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傳有餘蓋天敗也

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

正愾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

離凶困代更也門門無無少少身身無無心心

後漢書卷九十九奉車踏踏長長文文苗苗棄棄其其最最飲飲中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竇武傳太后允豫未忍○允字本或作宄誤允豫即无

豫也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朱氏子五行

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

張讓段珪等因迫○何焯曰因疑作困

時有田田行行

薛公車徵徵

業為尚書尚書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

少有才畧靈帝未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

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太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

業爲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馱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借音子將恣凶愆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  
夜反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  
 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  
 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  
 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  
 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  
 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

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

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畧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

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

人戰是謂棄之其眾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

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

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

名坐不闕堂言不妄孔公緒孔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枯者

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

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悍勇也未有孟



賁之勇慶忌之捷

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

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

伍舡人怒以楫唬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

目視舡人髮植目裂舡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

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

之守史記燕將田單攻之聊城因保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

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

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劉攽曰案文基當作基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

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

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

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

也且天下疆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劉攽曰案文多一有字

緣者字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

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

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執猶以烈風掃彼

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

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

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邠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

朱虛人也與管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

計畫足知疆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



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

王印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

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

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

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人而結謀外寇

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

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

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

衆乃與何顓苟攸共謀殺卓事洩顓等被執公業脫身

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

年四十二

并而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

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父由太山都尉融幼

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

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

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

同也 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

乾隆四年校刊



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

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以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

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

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

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

削去告人姓名○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儉與融兄褒

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傳時融年十六儉少

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

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

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

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

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詔書竟坐褒焉

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

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

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



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

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

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

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眾星之

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日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

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

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

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劉放曰案漢官無中軍候

也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

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

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

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

輩三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

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

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

等璆音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

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

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

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薦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

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

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

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

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

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

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

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也迄竟在郡六年劉備

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

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

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

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

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

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

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

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

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日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

日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及喪

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

節之使衛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寧輯東夏輯和也而

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七



日碑名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

為首也罔上者刑吾所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牽之戰齊師大

能禦日與我紀侯之獻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

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日與我紀侯之獻請諾

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

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日不可請

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

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

○劉放日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

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

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宜僚臨白刃而正

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

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日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

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王室大臣豈

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

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

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

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

卒何休注日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鄭人討

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

注日斲薄其棺不使從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

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

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日古者

敦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日人生吏端刑清端直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

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日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

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虧與時消息盈紂斯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曰紂

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

木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若各剛一人是下常有千

八百紂也文少一天字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

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

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

己衛奔高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

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

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

徐聞其無罪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

乃烹伊戾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

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

後歸漢為九江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

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

耳雖忠如鬻拳左傳初鬻拳彊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

遂自則楚人以為大閹君子曰鬻拳可謂愛信如卞和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信如卞和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

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已則其左足及文王

卽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則其右足文王薨

成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下三日三夜泣

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荆王封和為陵

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進寶得刑足離

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

今斷者不續豈不冤兮兵法涓事魏惠王為

將軍自以不能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

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

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

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九



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到日遂成豎子之名矣○劉放曰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

**寬如巷**  
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日字

**伯**  
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

**王**  
也

**才如史遷**  
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達

**如子政**  
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

**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  
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

**公之霸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

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韓詩

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嗽不知其為惡也

**陳湯之都賴**  
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魏尚

**之守邊**  
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

也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

**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

**天地擬斥乘輿**  
斥指

**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

**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體謂



之大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也形見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茅束茅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露袁術之罪今

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牝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

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篚也書曰厥篚玄纁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郃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

戒懼郃鼎在廟彰孰甚郃鼎國所作也桑落瓦解其執可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

海王祗薨並獻帝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於



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

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

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

帝是也梁懷王相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

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墺地自

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

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

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

為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

為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諡者宜稱上

恩稱音尺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

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

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

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

父逸上蔡令魏畧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

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融乃與操書

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妲音丁未反又音且紂之

毒虐眾庶武王剋殷斬妲己頭縣之於小操不悟後問

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

年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

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

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畧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

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荆葉如榆也

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

乾隆四年校刊



海上丁零盜蘇武牛羊武遂窮厄也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

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

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

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

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

王非引厄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

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

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

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備糟醪取困於楚由是觀

人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

今令不絕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

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

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

跌宕不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

拘正理

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所論建漸廣

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

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

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

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

勳遷御史大夫○劉放曰注獻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

特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

暨臯陶以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故麟鳳來而頌聲

罷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西破家為國若子以徇吳李

作也史記曰於是禹與九韶

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



通誅宗族以及至其傲睨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  
史記范雎一餐之德 故鼂錯念國遭禍於袁盎景帝時  
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御  
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  
帝遂斬 錯也 屈原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  
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  
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  
史彭寵傾亂起自朱浮 譖之光武寵不相能數 鄧禹威損  
失於宗馮 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愔守枸邑二人爭權  
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  
也 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 昔廉蘭  
小國之臣猶能相下 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鼂池歸拜  
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 寇賈倉  
之肉袒負荆謝之相與為刎頸之友事見史記

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升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

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 夫立大操者豈

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蒂芥

平私情為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憮音舞憮 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

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

司馬法其法論 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

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

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工

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



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

矣融報曰猥惠書教猥曲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

鄰山陽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

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

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

趙盾諡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曲河

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

日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

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

厥也中吾乃今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

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

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

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

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

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

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

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入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

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

下榆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不知貶毀

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蚊音文虻音蚩蚊虻子產謂人

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或矜執



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

酒酸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

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

問所知問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

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至於屈穀巨瓠堅而

沽狗逆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

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

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

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

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

亦無益人國宅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郤為故吏融所

亦堅瓠之類

推進趙衰之拔郤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

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

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

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僕音士

脊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郤慮

雖

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

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

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

况恃

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

輒布腹心脩好如初

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

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

賓客日盈

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

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

賁中郎將主武賁

千五

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

大

雅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六



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

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畧曰粹

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

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

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

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

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

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

議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襴衡跌蕩放

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

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缶也

字書曰甌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

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

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

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宅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

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

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

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

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



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畧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

從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

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

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

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

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

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

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

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

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若夫文舉之高志

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

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

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

哉員即列字音五九反前書音義曰列謂列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

也賈誼曰慄慄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慄慄



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與。王焯謂此言也。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 袁宏漢紀 穎川穎陰人 朗陵令淑之孫也

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 父緄為濟南相 緄音古 緄畏憚

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典畧曰衡欲以女妻汝

或以妻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 南陽何顥名知人

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 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

令 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亢音剛 父音甫 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同郡韓融時將宗親手餘家避亂密西山中 密縣西 彧

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也 四面通也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

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 亟音紀 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 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畧焉彧比至冀 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 劉攽曰案文但云明有意 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聰字 見漢室崩亂每 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畧而度紹終 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

子房也 比之張良 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守甄城 縣名屬 齊東郡

今濮州縣也 甄 今作郵音絹 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 畧



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

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

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

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

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

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

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

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

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

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

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

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

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劉放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

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

熟麥約食穡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

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



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日殺不辜暴戾恣睢

而諸侯景從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於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也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自天子蒙塵蒙冒也左傳子蒙塵於外敢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也汝今鑿駕旋軫鄭玄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



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

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

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

穎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大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

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陳羣杜襲襲字子緒

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

或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

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為揚州刺史

史後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韋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

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袁

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

悔之而復反操與戰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

軍敗為流矢所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

放橫父嵩乞句攜養操贅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

敵以謀於或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

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

大眾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

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

其謀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審配逢紀盡忠之

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

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顏良文醜勇冠三軍



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

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

袁紹傳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

北官度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

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

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

先退則執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

乘羽敗之垓公以十分居一之眾言與紹眾寡相懸也畫地而守

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搃音

厄搃謂捉持之也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

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

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

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

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

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

天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

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

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



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  
 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  
 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  
 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  
 兵官度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  
 之便遠恢進討之略也恢大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  
 守徼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克反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  
 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  
 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旆克平

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

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眾怯沮以喪氣

沮止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

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利既難

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

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

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

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劉放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

一縱古人尙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關

帷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



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也侔等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

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或深辭讓操

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

臣况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分功於或也

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

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將為聖人

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

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

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以平

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

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

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

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谷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

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

愛人也以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

姑息也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

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

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

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



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臣今當濟江奉辭

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

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

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尙速

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為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為

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

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

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

或病留壽春

壽春縣屬淮南郡也

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時年五十

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

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

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

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至

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璽書犒軍飲享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

留之卒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

祖曰謂祭祖神之於壽春

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

諡曰敬侯明年操遂稱

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

詩曰百川沸騰

天下之命倒懸矣

趙岐注孟子曰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

間關猶倒懸猶困苦也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

措置也

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

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

言或本心不肯漢也

誠仁為已任期紓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

三



人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

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

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

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

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

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

運之屯邇易曰屯如邇如邇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

疆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

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

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

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竟誰佐也或

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收迹疑心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之百  
 少味  
 贊曰  
 後漢書卷一百  
 而口  
 亦好  
 且以  
 丸口  
 之善  
 也

後漢書卷一百考證

孔融傳拜中軍候○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  
 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  
 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  
 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  
 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  
 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之稱其竊如省限曰北軍中封之

附耳無須字也中封自中興以來故有北軍軍中封

皆蓋當却宮稱汎尚成此北封封當云軍中封其支

中封不言北軍與中封不同際突稱亦封以軍中封之

中封脈報縣云北軍軍中封然於音縣中封云其軍

其編封其軍中封

後漢書卷一百考證



